

联合国

AS

Distr.
GENERAL

A/41/714
S/18403

16 October 1986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安全理事会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21、47、54、55、60、62、

68、126 和 141

国际和平年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

会第 40/8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

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

情况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

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一年

1986年10月1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第四十一两会议代表团副团长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电视上的讲话全文。
请将该讲话全文作为大会议程项目21、47、54、55、60、60、62、
68、126和141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
会议代表团副团长
彼得罗夫斯基(签名)

附 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苏联电视上的讲话

你们都知道，我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冰岛举行的会议于前天，星期日结束。关于会议结果已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并由电视转播。我的声明和我对记者的答复都已发表。

回到国内我认为有义务告诉你们会议的经过和我们对雷克雅未克会议的评价。

政治局的会议刚刚讨论过在冰岛首都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结果。明天将发表一份报告，说明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重大政治事件所形成的意见，我们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都会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早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举行之前，对这次会议已经议论纷纷。象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出现了种种猜想和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次还出现了一些推测。

现在会议结束了，会议结果受到举世注目。人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结果？今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曾力争雷克雅未克会议对世界政治上的主要问题——终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给予最高优先。这一点实现了。

我们坚持这一点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常常听到国外说原因在于我们国内的困难。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联经济终将无力支持军备竞赛，迟早会崩溃而向西方低头。人们只需对它不断增加压力并维持实力地位。顺便说一句，美国总统在会议结束之后已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过不止一次，这种计划不仅是建在砂上，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会造成致命的政治决定。我们比外人更了解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确实有我们的问题，

但是我们公开讨论并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和办法，并且有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总的来说，我应当说，由于团结一致、人民的政治活动和生气勃勃，苏联今天是强大的。我想这些趋势会日益增长，因此我们的社会也会日益坚强。

我们永远能够捍卫我们自己。如有必要，苏联有能力应付任何挑战。苏联人民了解这一点，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也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反对搞强权政治。在核导弹时代，这是极端危险的做法。

我们深信国际关系的长期狂热状态孕育着突然暴发毁灭性危机的危险。必须采取实际步骤离开核深渊。必须由苏美作出一致努力，整个国际社会作出努力，以彻底改善国际关系。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苏联领导人在会议之前，甚至在获知里根总统同意出席之前，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参加准备工作的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外，还有外交部和国防部、其他组织、科学界代表、军事专家以及工业各部门的专家。我们为雷克雅未克会议拟订的立场，是同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领导人，广泛和反复讨论的结果。我们力求在会议上讨论有原则的内容和影响深远的提案。

现在讲到会议本身的经过。我们必须把会议情况告诉你们，不仅是为了申明现已遭到雷克雅未克会谈对方歪曲的事实真相，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同里根总统的第一次对话从星期六10时30分开始。经过这种场合免不了互相问候和同新闻记者的短暂交谈之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人和口译人员。双方就一般形势和我们两国对话的发展情况交换了意见，并列出了要讨论的问题。

然后我请总统听一听我方对促成这次会议的一些主要问题的具体提案。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已详细说过这些提案，所以现在我只简单地说一下。

我方在会谈时提出了一整套重大措施。 这些措施一旦获得接受将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无核的时代。这构成世界形势根本转变的实质，其可能性是显而易见和切合实际的。 重点在于这同第一阶段限武条约、第二阶段限武条约和其他条约不一样，不再是限制核武器，而是在相对短时期内消除核武器。

第一项提案是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 我表示愿意在五年内将这类武器裁减百分之五十。 海陆空的战略武器都要减半。 为了容易达成协议，我方还同意作出重大让步，放弃以往的要求，即计算战略武器时应把美国能打到我国领土的中程导弹和美国的前进基地系统包括在内的要求。 我方还准备考虑到美国对我们的重型导弹的关切。 我方关于战略武器的提案是从彻底销毁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在今年1月15日就这样说过。

我方的第二项提案是关于中程导弹。 我向总统建议美苏两方完全消除在欧洲的这一级导弹。 关于这一点，我方也同意作出重大让步：我们说，同我们以往的立场不一样，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可以不计算在内。 我们从为欧洲的缓和铺路、为使欧洲国家摆脱核浩劫的恐惧的需要出发，然后更进一步——走向销毁一切核武器。 你们想必同意这是我方的另一个大胆步骤。

由于事先知道可能有哪些反对意见，我们指出，我们同意冻结射程 1,000 公里以下的导弹，并立即开始商谈以后如何处理这些导弹的问题。 至于在我国亚洲地区的中程导弹问题——里根总统的“全球观点”提案中必然会提出的问题——我们建议也立即展开有关这项问题的会谈。 大家可以看出，我们对这项问题的建议是认真的、全面的，能够彻底解决这项问题。

我与美国总统第一次对话时提出的第三项问题——也是我方整套提案的组成部分——是现有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 我方的态度如下：由于双方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开始大幅裁减和销毁核武器，因此必须保护自己不受任何预料不到的发展的影响。 我们说的是到今天为止构成我国防卫核心的武器。

因此，必须排除裁军过程中能够破坏均势的一切事物，杜绝发展取得军事优势的新式武器的任何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立场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基于这种情况，我方坚决表示需要无限期严格遵守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此外，为了巩固条约体制，我方向美国总统建议，在着手废除战略武器期间，美苏相互保证至少十年不行使退出条约的权利。

考虑到美国行政当局在这项问题上自己造成的特殊困难——美国总统亲自允诺支持空间武器即所谓“战略防御计划”——我方并不要求终止这方面的工作。不过，提案的含意是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所有条款均须充分遵守——换言之，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试验不得超出实验室以外。这项限制对美国 and 苏联同样适用。

在聆听我方的建议时，美国总统表示了他的看法，并要求澄清某些要点。在谈话中，我方坚决、肯定地提出核查问题，将其与销毁核武器后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对这种情况需要负起特别的责任。我告诉美国总统，如果苏美两国开始进行核裁军，苏联将对核查问题采取强硬立场。核查必须是真正的、全面的和令人信服的。它应使人对切实遵守协定具有充分信心，并应包含现场视察的权利。

同志们，我应该告诉你们，美国总统的最初反应不完全是消极的。他甚至说：“你刚才所说的使人感到安心”。但是，我们注意到参与谈话的人（谢瓦尔德纳泽同志和乔治·舒尔茨这时已参加有关这些问题的谈话）多少感到迷惑。同时，各种怀疑和反对意见立即出现在他们各人的话里。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开始直接谈到各种分歧和意见不同之处。从他们的话里，我们清楚听出日内瓦谈判中我们已经听了几个月的老调：提醒我们战略核军备有各种层次、提到关于欧洲导弹的“过渡提案”，并说我们苏联应该参加战略防御计划，并应以某种新协定来代替现有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他们一方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

我表示惊奇。怎么会是这样的？我方提议接受美国关于欧洲“零”导弹的建议，并同意谈判亚洲中程导弹问题，而你——总统先生——却放弃你们以前的立场。

这是不可理解的。

至于反弹道导弹条约，我方提议维护和加强这项基本的、重要的协定，而你方却要放弃这项条约，甚至提议以某种新条约来代替这项条约，从而在背离第二阶段限武条约之后，又破坏这项维持战略稳定的体制。这也是不可理解的。

我说，我们也掌握了战略防御计划的基本要素。如果美国在外层空间设立一个三级反弹道导弹系统，我们就会对这作出反应。不过，我们担心另一个问题：战略防御计划意味着将武器转移到新的环境，这会破坏战略稳定，使局势比今天更糟。如果这是美国的用意，就应明白说出来。如果你真心想为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寻求可靠的安全，则美国的这种立场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我直接告诉美国总统：我方已经提出新的重要提案。但我们现在听到你的回答却是人人早已听厌的东西，这样是谈不出结果来的。总统先生，请你再次仔细看看我方的提案，并且逐点作出答复。我交给他一份在莫斯科起草的指示草案的英译本，如果原则上达成协议，这份指示草案可交给双方外交部长和其他机构据以拟订三份协定草案。这些协定可以在我以后访问美国时签字。

那天下午双方再度会面。美国总统宣布在休息时拟定的立场。从他一开口就可看出他们又在向我们提出同样的陈腔滥调，正如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就是这些滥调使日内瓦会谈停滞不前：各种中间阶段、数字、各种大小、层次等等。没有一点起码含有少许解决或进展意味的新想法、办法或观点。

各位同志，这清楚显示美国人来到雷克雅未克时根本没有携带任何提案。我们的印象是他们想空手到那里去捞取成果。

这就形成了一种起人注目的情况。

美国总统不预备对一些原则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与苏方取得折衷，以便真正推动令人鼓舞、富有成果的谈判。而这正是我在信中向美国总统提出的要求。在信中，我提出一种想法，建议立即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便大力推动两国高层领

导展开核裁军谈判。

由于深信我国的提案是均衡的，是考虑到对方利益的，我们决定不放弃在会议中求得突破的努力。在澄清许多问题之后，在战略军备方面出现了一线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又踏出一大步，寻求妥协。我告诉美国总统：你们和我们都认识到在战略进攻性军备方面有一个三元体系——陆基导弹、战略潜艇和战略轰炸机。那么让我们将这三元体系中的每一部分都裁减50%。这样就不再需要各种大小层次及各种计算了。

经过冗长辩论之后，双方终于就这项问题取得了相互了解。

随后开始讨论中程导弹问题。美国坚持所谓的中间阶段方案，其中规定部分保留他们在欧洲的导弹，包括“潘兴-2”导弹，当然也保留我们相应的SS-20导弹。对此我们断然反对，我已经解释过原因。欧洲不应再驻有核武器；不应再作为核人质。就美国总统而言，他很难反对他自己一直提倡的“零点方案”。但我们仍然感到美国意图以特别关切其亚洲盟国为借口来破坏这一协议。

美方说了许多站不住脚的论点。在这里重复这些论点会叫人难为情。直到我方在这项问题上又对美方作出让步，同意下列方案，会谈才开始又有进度：欧洲无导弹、我国东部的中程导弹装备100枚弹头，相应地，美国境内的中程导弹也装备100枚弹头。最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就清除欧洲大陆的核武器达成了协议。

这样，中程导弹问题也达成了协议。在核裁军的这一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行政当局未能阻挡我方坚持致力于达成积极成果的努力。

不过，还有反弹道导弹问题和禁止核爆问题有待解决。

在我们次日，星期日会面之前，苏美双方的两组专家彻夜工作，因为按照日程这第三次对话是最后一次。他们彻底分析了在前两次与总统的会议中所讨论的事项，并将他们晚上辩论的结果分别向我和美国总统提出报告。

这项结果是：看来确有可能着手草拟关于战略进攻性武器和中程导弹的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反弹道导弹条约具有关键意义。 它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我说，能破坏这种目前多少能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吗？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裁减战略武器和中程核武器，双方都需要有把握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人会发展新的系统破坏稳定和均势。 因此，我认为，规定时限是绝对合理的——美方提出七年，我方建议十年，在此期间，应消除核武器。 我方建议十年内苏美两方都不使用目前双方都有的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权利。 并只准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和试验。 因此，我想你们会明白为什么要正好十年呢？这不是随便定的。 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在头五年内裁减50%战略武器，另一半在随后的五年内裁减。 一共是十年。

在这一点上我提议指示双方的高级代表开始就中止核爆问题进行全面谈判，以便最终拟订出一项永远禁止核爆的协议。 在协议拟订过程中——此处我方再度表现了灵活性，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与核爆有关的特定问题可以同时解决。

里根总统的回答又是自日内瓦谈判以来在他的公开声明中听惯了的一套：他说战略防御计划是一种防御系统，如果双方开始销毁核武器，那么当某个狂人掌握了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双方如何能够自卫；他还说，他愿意把战略防御计划范畴内所取得的成果与我方共享。 对于最后这一点，我答道，总统先生，你说要把战略防御计划的进展与我们共享这句话我不敢当真。 你连石油设备和乳制品工厂设备都不愿与我们共享，却说与我们共享战略防御计划的进展，如何能叫我们相信。 那样就成了“第二次美国革命”了，而革命不是经常发生的。 我对里根总统说，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实际一点吧。 这样比较可靠。 我们商谈的事关系太重大了。

顺便提到，昨天，里根总统为其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立场辩解时还说，他需要这项计划来护卫美国及其各盟国不致遭受苏联导弹的攻击。 大家可以看到，这时他已不再提什么狂人，而再次明白说出“苏联威胁”的话。

但这不过是诡计而已。 我方的建议是，非但把战略武器，而且把美国和苏联所拥有的一切核武器都在严格管制之下加以销毁。

核导弹全部消除以后，还有什么必要防备苏联的核导弹，以维护“美国的自由”

和美国的盟友呢？

如果核武器已不存在，何须加以防备？这就表示整个“星球大战”计划纯粹是军国主义性质，目的在取得对苏联的军事优势。

现在再回头说这次的会谈。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方面虽然已达成了协议，但不能就认为经过前两次对话这一切都彻底解决了。还剩下一整天，在将近八小时连续不停的紧张讨论中，看来已取得协议的这些问题还要反复地提出。

在讨论过程中，里根总统还想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可是却暴露了他对社会主义世界及其发生的问题，说得婉转些，是彻底无知，又没有能力了解。我拒绝了这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与终止军备竞赛问题牵扯在一起的企图。我坚持要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回到雷克雅未克会谈的主题。我方不得不再三提醒对方我们一整套提案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缺少这一部分则不可能就整体达成协议。这就是必须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加强这项主要条约的体制，禁止核试验。

一些不言而喻的事也需要我方一再地加以提醒：双方既然同意实行核武器的大幅裁减，就应创造条件，预防在行为和思想两方面动摇战略稳定、回避所订协议的企图。

这就是我们应对保持无时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怀抱信心。我说，总统先生，你必然同意，在我们开始裁减核武器之后，双方应该有坚定的信心美国不致背着苏联有所行动，苏联也不背着美国做出有损你们的安全、有损协议、制造问题的任何行为。

因此关键的任务在于加强反弹道导弹体制。这项方案下取得的成果不得进入外层空间，而应保留在实验室范围内。十年内不使用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权利是必要的条件，以使双方有信心在解决裁减军备问题的同时确保自身安全，确保全世界的安全。

但美国一方显然有其他的打算。我们看出美国实际上想要削弱反弹道导弹条

约，想要重新审查，以便为了利己目的发展出一个以空间为基地的大规模反弹道导弹体系。如果同意这一点我就是不负责任了。

关于核试验问题，我们也可十分明显地看出美国一方为何不愿进行真诚谈判。他们希望没有时间限制，让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拖延数十年。我们又不得不拒斥这种利用谈判来掩饰核爆方面为所欲为的企图。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美国的诚意有所怀疑，其中是否隐藏了危害苏联的成分？如果美国继续不断地改良核武器，我们怎么能就核武器的销毁达成协议呢？我仍然感觉战略防御计划是主要的障碍。这个障碍去除之后才有可能对禁止核爆问题达成协议。

到了会谈陷入僵局，十分清楚继续讨论下去不过是浪费时间时，我提醒对方：我方提出了具体的一整套措施，请作为整体加以考虑。如果只就大量裁减核武器的可能性找到共同立场，同时却不能对战略防御计划和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双方力图在此创造的一切就都瓦解了。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对我们的坚定立场极为不快。但我的态度只能如此。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安全，关系到整个世界，所有人民和所有各洲的安全。

我方提出了重大的广泛的明显妥协的方案。我们作了让步。但美国一方却没有表现丝毫相应让步的意思。双方陷入僵局。我们开始考虑如何结束这次会议。我们仍然努力设法使对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原定结束会议的最后一次讨论时间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并未就此分手——我们回莫斯科，他们回华盛顿——而是宣布再休会一段时间，对所有问题重新考虑，午餐之后再举行一次会谈。休息后回到市长府邸时，我们再一次设法使会议能获得成功。我们提出一项案文作为总结成果的基础：

案文如下：

“苏联和美国承诺十年之内不使用其退出无时限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权利，并在这段时期内严格遵守该条约的一切规定。除实验室内进行的研究和试验以外，禁

止在外层空间试验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一切空间部分。

在这个十年的前五年期间内（直到1991年底为止），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各裁减百分之五十。

接下去的五年内双方裁减其余百分之五十的进攻性战略武器。

从而苏联和美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在1996年年底以前将全部销毁”。

对于以上案文我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提到我和里根总统第一次谈话结束时交给他的一份文件。我们提议等到十年期满，核武器已不存在时，举行特别谈判来商订彼此可以接受的下一步步骤。

但是，我们为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又宣告失败。在四小时会谈中我们再次设法说服对方我们的提案是有充分根据的，对他们不形成任何威胁，不影响美国的真正安全。但情况越来越明显，美国不同意把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发展和试验限制在实验室内。他们一心要把武器引入外层空间。

我坚决表示我们决不同意亲手参与破坏反弹道导弹条约。这是原则问题，事关我们国家的安全。

因此，尽管已走到距离作出整个核——空间时代的历史性决定只差一步或两三步远的地方，我们无法走完这一步或几步。世界历史的转换点没有出现。然而我以充分的信心再说一次，那是可能出现的。

我们问心无愧，无可指责，我们已经尽力而为。

对方所采取的态度不够开阔。他们没有充分了解时机的宝贵，归根到底，他们没有解决急迫的世界性重大问题所需的充分勇气、责任感和政治决心。他们还保持旧有的经过时间侵蚀，已不能适应当今现实的立场。

在冰岛时外国人问我，回国后同志们问我：我认为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多，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但最主要

的一点在于美国这个大国的领导过分依靠军事——工业综合体，依靠那些把核军备竞赛和其他军备竞赛当成企业，当成盈利的手段，当成它们生存的目标和活动的意义的垄断集团。

我认为，美国人对局势的评估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第一个是战术上的错误。他们以为苏联迟早会向美国恢复战略支配地位的企图让步，而同意只限制苏联武器、只削减苏联武器。照他们的想法，苏联会让步是因为它比美国更关心裁军协议。但是这完全是幻想。美国行政当局越快摆脱这种幻想——这话我或许说过一百次了——就对他们、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对整个世界局势越有好处。

另一个是战略上的错误。美国想要用扩充精密复杂、所费不赀的空间武器从经济上拖垮苏联。它想给苏联领导人带来种种困难，打乱苏联的计划、包括社会方面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计划，从而制造人民对其领袖、对国家领导人的不满。

另一个目标是限制苏联同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联系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不得不向美国卑恭曲膝。这是影响深远的图谋。美国现任行政当局的这一战略路线也是建立在幻想上。看来华盛顿并不想花工夫彻底分析我国所发生的改变，不想为美国本身及其路线得出相应的实际结论。美国是在这种幻想的基础上建立其对苏政策。

当然，这样一种政策的一切长期后果是不难预测的。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它不会也不能给任何人，包括美国在内，带来任何好处。

在对你们讲话之前，我看过了美国总统关于雷克雅未克的声明。值得注意的是，总统把讨论的所有提案都归功于他自己。或许是这些提案对美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太有吸引力了，以致于使人采用这样的手法。我们并不追求虚荣，但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在雷克雅未克发生的真实情况。

下一步怎么办？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说过，在会议之前和在雷克雅未克所做的工作是不会白费的。我们自己对这次会议深思熟虑考虑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更好地开拓了道路，以便为和平和裁军发动进一步斗争。我们已经排除了由种种小事、由妨碍在政治的这个重要方面采取新办法的陈规旧习所构成的障碍。

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并且更清楚地看到了成功的可能性。为雷克雅未克会议进行的准备工作帮助我们制定了一套纲领——这套大胆的新纲领增进了最终成功的机会。它符合我国人民和社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利益。这套纲领也符合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值得信赖。我们相信它会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大多数不同的政界人士和公众的理解。

我想全世界许多人，包括掌权的领导人，都能够也必须从雷克雅未克会议得出严肃的结论。大家都必须再三考虑到底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争取突破，开始迈向无核世界和世界安全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迄今未能产生期望的结果？

我希望总统现在对我们的分析过程、苏联的意图、苏联调整立场的可能性和限度，也有更好的认识。这种认识应已更加正确、更加充分，因为对我们为促进稳定和改善国际局势而采取的建设性步骤，里根先生已得到第一手的解释。

美国领导人显然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是现实的，我们明确认识到，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来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很难在一次会议上得到解决。我们同美国打交道有相当多的经验了。我们知道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可以变得多么快，大洋对岸反对和平的人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不以为奇。

如果我们不放弃希望、不把门关上、不发泄我们的情绪，尽管完全有理由发泄，那是因为我们真心相信在核时代必须做出新的努力以求建立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其他道路。

另一件事：在雷克雅未克以后，声明狼藉的战略防御计划已更明显地成为和平

路上绊脚石的象征、成为军国主义阴谋和不愿扭转笼罩在人类头上的巨大核威胁的集中表现。对之已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这是雷克雅未克会议的最重要教训。

以下我要对这几天的事情作一个总结。会议是一个重大事件。进行了一次重新评估。发展出本质上创新的局面。任何人都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行动。会议是有用的。它为可能向前跨出一步作了准备，如果美国终于采取符合实际的立场，在评估时放弃幻想，就能真正转向好的方向迈进。

它使我们相信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在核时代采取这种新的政治思考方式是必要的、是有建设性的。

我们精力充沛、决心十足。既经着手改革，我国已走上一条确定的道路。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个过程，但是已经造成了改变。过去九个月工业生产的增长达到5.2%，劳动生产力增长了4.3%，国民收入比去年增加了3.7%。全都超过了今年的计划指标。这是我国人民最有力的支持，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国人民工作的成果，对党的政策最有力的支持——以行为表现的支持。

这显示出，在新的条件下人民的工作有助于加速扩充我国的经济实力，从而加强我国的国防能力。

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人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政策可以是而且应该是和平和裁军的政策。我们绝不偏离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大会的路线。
